



涠口区涠田镇涠田村周家嘴子堤出现开裂下沉,村民和干部跟洪水抢时间,在现场打桩、固基、引流。谭浩瀚 摄

令人感动的抗洪面孔

文/谭浩瀚

连日来,抗洪抢险牵动着株洲人的心弦。洪水无情,所到之处农田没顶、房屋被淹,不堪其重的河堤出现决口险情,而它,始终那么浑浊、那么冷漠,带来混乱与破坏。与洪水正面较量的抗洪者却不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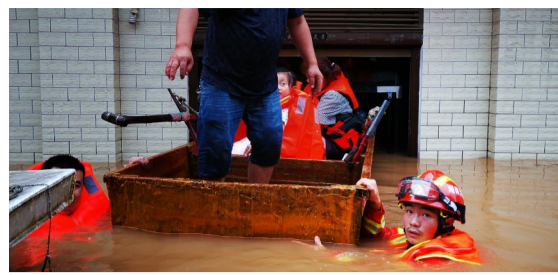
党员、干部、群众;军人、警察、消防队员、村民,等等。他们身份各异,职业不同,却因为同一种信念、同一股热血、同一声召唤,凝心聚力,来到了抗洪的最前线,和任性的洪水扳起了手腕。

运送梁木或沙袋时,他们浑身使劲,脸憋得通红;搜寻救援被困人员时,他们眼神焦急、饱含关切;通宵抢险时,他们面有倦容,却不敢懈怠;稍事休息时,他们面色凝重、匆匆进食;成功转移群众或堵住决堤时,他们稍感欣慰、悄悄藏起成就感,继续坚持奋战。

正是这些鲜活真挚的面孔,诉说着抗洪者的可敬可爱;也正是这些临危冲锋、迎难而上的株洲儿女让我们坚信,株洲堤防坚不可摧,在这场抗洪抢险战的终点,株洲必将夺取全胜!



7月9日,在涠口区涠田镇老街,冲锋舟上民警抱着一位刚刚救出来的居民在撤离。易海明 刘震 摄



7月9日下午2点多,栗雨消防中队官兵在天元区三门镇解救被洪水围困的老人和儿童。 周舟 摄



7月11日,在石峰区白石港下河街,时间紧迫,石峰区人武部的民兵们迅速更换损坏的冲锋舟发动机。刘震 摄



7月9日下午,马家河街道组织救援人员将古桑洲上280余名住户安全转移,大娘被背高。 谢慧 摄



7月10日下午4点,雷打石镇盘石村抢险点,疲惫的抢险人员在堤坝上进食并稍作休息。谢慧 摄

文苑

云龙月迹

江冬

突然有人喊:看,天上的月亮,好大,好圆。车上的十几颗脑袋都同时往车窗外看去。没有山峦与楼房的遮挡,可以清楚地看到,在差不多是与我们的脑袋平行的天边,有一个暗红色的圆盘。月亮不是白玉盘一般,而是仿佛即将上台表演的一张脸,上面抹满了胭脂。 “要是在长沙,就看不到这么大的月亮了。”又不知是谁喊了一句,作为云龙的客人,把这样一句话送给云龙,自然是不过分的。但这样一句话,可以用心去品味,却经不起语言来解释。 “因为长沙高楼多啊。” “长沙还看得到月亮吗?” “这边也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月亮了。” 话题一拉开,月亮就被抛下了,倒不如一开始就全都沉默。 我扭头看天边,月亮依然在那里,虚空中一个醒目的光点,既显得辉煌,又显得冷清。今晚的月亮确实很有特色,又大又圆之外,还全身散发着红晕。这是现实之中的月亮,并不是古诗词中常说的玉盘或银钩。但眼中所见的就一定事实吗?事实是,月亮比我们所见的还要大上很多;月亮成红色是因为太阳光线的反射;月亮距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;月亮将成为未来战争至关重要的制高点,在上天架设激光武器,只需一点几秒就可以打击地球上任意一个据点;月亮上有地球上缺乏的氦元素资源,而氦元素将是未来核能生产的最佳选择……我这是在想什么呢?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懂得了关于月亮的这些?月亮只是一个单纯的圆盘,最多想象里面有广寒宫殿,有嫦娥,有桂树和白兔,那该有多美。现实似乎总是与美无缘,越赤裸裸的现实,越是与美拉开了距离。 “我们这些孩子,什么都觉得新鲜,常常又什么都不觉得满足。”想起贾平凹《月迹》里的这句话,新鲜就是一种美,不觉得满足就是美的延续。但那是孩子们才能够享有的,而我们这些成年人,已不可逆地用知识代替了新鲜,用更多的知识代替了不满足。 车子已驶入我们住宿的酒店,车内的话题早已转换了好几轮。那么有特色的月亮依然守候在天边,但早已没有人再提及它了。 车子停在酒店里面。随众人下车之后,我抬头看天边,月亮已被酒店的墙壁挡住了。这时候我想,下次来云龙的话,我还是会留意天上的月亮吧——云与龙,也都出没于天空。它们和月亮一样,都需要你抬起头来,才能够看到。

云龙采风

看水

李巧文

太阳从东边山上露出头,红红的脸像刚从染缸里染过。晨露沾在细小的草叶上,闪着透明的红光;月牙儿待在西边,舍不得离开;丝线一般的阳光穿过树隙,光芒四射,这光芒也照到了泉伯的身上。泉伯起得早,早饭前先在田边转一圈。吃过早饭,当阳光照到院前的樟树尖儿的时候,泉伯起身,给孩子们交代了几句,披上一条白色的擦汗毛巾,来到堂屋,从堆放农具的地方熟练地重新拎起锄头,戴上草帽,出门时把锄头扛到肩上,看了看天色,径直朝上屋边的田埂走去。 这样的工作已成为泉伯每天的重复。田地如梯,一层层往上,低洼处水多,高处的田却常常无水。洪涝时,如果不看好水,高处的水往低处流,低处就变成了一片海洋。看水,就是要均衡各处的水,让水田旱涝保收;看好塘里的水,保证塘里四季有充足的水可供灌溉。这样,才能确保稻田粮食的丰收,才能维系队里人的幸福生活。看水,也就成了队里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泉伯自打接了这个任务,就再也没有换过工作。 泉伯这一看就是十多年。 泉伯扛着一把锄头,经过我家门前。有时,会来我家坐一坐。父亲在家,便会搬条凳子,跟他坐在大门外边的台阶上,唠嗑。东家长西家短,唠得最多的还是水。父亲是队长,泉伯一来基本成了汇报工作。哪丘田的水多了,哪丘田的水少了,刚长出的秧苗田里该放多少水,待熟的稻田里还有多少水,都在泉伯的心里装着,他只要一看见便都知道了。 夏天中午,阳光晒得草儿打蔫,鸟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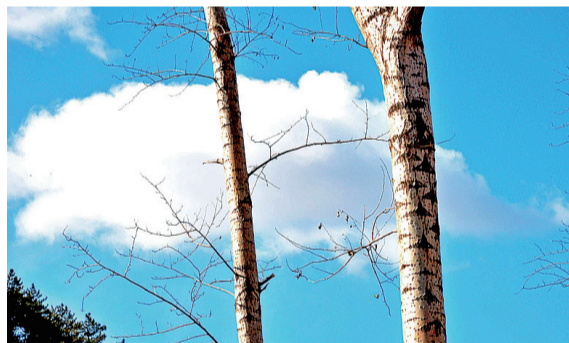
恋巢,人们都回家歇息去了,泉伯因根根的那块地势高的稻田水没有够而不能回去,根根动了人力水车翻车,将水翻上田。初夏的稻禾正长身体,像吸水机器,放的那点水不到两天就没了。一顶草帽,两个人,一辆水翻车,成了中午时分特别的风景。两个人轮流上阵,将水翻车摇得“吱吱”直叫唤,水沿着翻车的顶片一片片推上去,“哗哗”地倾进稻田里。泉伯用毛巾将汗水擦了一回又一回,一直守到整丘田的水放够了,将放水的闸口用泥堵住,才放心地回家。 泉伯的工作时间不固定,但相对自由,不像其他工作,譬如打谷、担粪、种花生、摘棉花,铃声一响,就得按时出工。泉伯则不一定,可早可迟。看水累了,就近找人家休息。一个队相当于一个大家庭,队里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样,走进哪家,哪家都敞开门迎接,笑眯眯地奉上自家采摘烤制的绿茶,女主人有时还会拿出家里的自酿自做的酒食,譬如谷酒、酸刀豆、山枣饼、花生之类来招待。然后搬条椅子坐在他对面,陪他天南海北地扯。泉伯茶喝完了,戴上草帽,扛上锄头,道声谢继续去看水。 山村里没有大河,所有的水源都靠天落。除了灌溉,蓄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最怕遇到干旱,无水可放。因此,下大雨时,也是泉伯最忙时。塘里的水,田里的水他都要看,上游田里的水多了,他得挖开涵洞放水,每一个水道闸口他都要去看,有的本来被泥巴塞得好好的闸口被大水冲开了,他要马上加塞。这时候的他,戴着斗笠,披着蓑衣,蓑衣肩上一把锄头,脖子上

围着一条白毛巾,脚步匆匆。等到一切都做好了,他顺便来我家,我还能看到他脸上的水珠,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。泉伯见到父亲,却是一脸的笑,步伐充满了力量,走起路来轻快,好像疲惫与他无关,隔得远远地,一句话抛了过来:嗨,都搞好了! 泉伯比父亲年长十多岁,长得魁梧,平时话语不多,也许是看水的缘故,或是家庭的缘故,走起路来比一般人都快。泉伯养了七个子女,伯姆因过度操劳,在最小的儿子不到一岁便撒下一家老小走了。泉伯没有再娶,队里考虑到他家的特殊,看水相对比较自由,这个工作就派给了他。泉伯很感激,但他不会说,他只会用行动用扎实的工作来回报。把水看好,是他最大的愿望。 路边的野花一年四季都开着,红的黄的紫的晃着路人的眼睛。春天时野田泡通红地挂在野花边,夏秋时田野里的稻谷黄了,在田里招手,塘里的水清得泛着白光,夕阳的余晖照过来,将村庄打扮得五彩缤纷。村庄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守候着朴实的村里人和归来的游子。泉伯做着他认为该做的事,并努力把它做好。一个人看似不重要,却在各自的位置上干着他们该干的事,就像一枚螺丝,虽小却不可或缺。事干好了,一切就都好了。 村庄是大家的村庄,村庄有水就有灵气。以前,每个队里都会派一个人看水,泉伯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员,他每天行走在村庄,成为一个村庄的守护者。正是因为许许多多像他们这样的劳动者,村庄才活在时光里,平稳安好。



散文

电话:28823906 责任编辑:罗小玲 美术编辑:肖岚 校对:杨卓



旧事 吃食堂

张人杰

汉语有点奇妙,有些词语搭配明显存在语法或意义上的错误,但由于约定俗成,习惯成自然,人们就不觉得有错,沿用下来。比如“吃食堂”,食堂怎么能吃?然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,没有人去纠错了。我从18岁离开家走向社会,到28岁组成自己的小家庭,中间整整吃了10年的食堂,吃过南方的食堂,北方的食堂,吃过工厂的食堂,大学的食堂,公司的食堂。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,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不高,物资不丰富,吃食堂是一个不太愉快的过程。第一,菜缺油少味,量也不够;第二,买个一两两个菜要排上十几分钟队,肚子里早已咕咕作响,烦躁!那时候,最怕炊事员的手发抖,“天不怕地不怕,只怕勺子里的菜往下掉”。在大学里排队买饭时经常发生学生和炊事员扯皮的事情。 有一天中午,排了一阵子队轮到我了。见炊事员给前面一个女学生打了满满一勺子菜,我也将碗递过去,谁知那小伙子炊事员手一抖,勺子里的菜掉了一小半。我气愤地质问他:“你的手抖什么?看见姑娘你就不抖了?”小伙子也来劲了:“我的思想就抖,怎么了?!”我一句我一句,两个人就干起来了。食堂负责人过来平息事端,让我进去“谈判”。进食堂之前,我跟班上同学打招呼,如果里面打起来了,你们要来接应。后来风波和平解决,没有发展成“武斗”。 20世纪70年代初,湘西“三线”兵工厂刚兴建时,搭了一个棚子就成了食堂。职工们站在室外排队买饭,不论干部工人全都一个样,任何人没有“小灶”可吃。工厂党委书记是一个军分区政委,正师级。他拿着个饭盆子站在我后面,跟我这个青年工人很随意地聊开了,没有一点架子。那个年月,社会风气很清纯。 20世纪80年代初,在株洲一家公司工作,吃食堂要排一二十分钟队,很烦人。有的炊事员手脚麻利,动作快一点,有的炊事员迟钝一点,让人等得心焦。单身狗们排队之前先要探探口风,看看窗口里面是“快手”还是“慢手”。记得“文堂客”的队伍比较长,而“蒋宝”的队伍比较短,因为他不但手脚慢,而且手“抖”得厉害。 当时公司有个副经理,夫人因病去世,也成了老单身,50多岁了重新开始吃食堂。他不想站在外面排队,于是搞点特殊,到食堂里面去买点饭菜。排队的单身汉们只要从窗口里看见该副经理,马上起哄,“快看啊,有人在搞特殊化!”“食堂重地,不准随便进入!”弄得该副经理很不好意思,只好老老实实地到外面来排队。 多年不吃食堂了,回忆起当年吃食堂的往事,还是蛮有意思的!